

1979年四月初，在山西平鲁县平鲁公社屯军沟，两个小伙子正在辛勤劳动，突然其中一个小伙子大喊：“这是什么？”

周围的人都被吸引了目光，大家撇过头去一看，土地里正埋着一个破烂的木匣。

但大伙儿没想到的是，在污浊的尘埃之下，隐藏着数百件唐朝时期的金器。

根据当时青年社员黑云的回忆，这近百件金器被整齐地摆放在木匣之中，各个器物都陈列在匣子里，匣子西面放的是圆形金片和金锭，金锭足足有四层多高。

匣子东面存放了三捆金箔，
中间放了许多金饰、金链、官服腰
带上的金铐。有规划的布局显得别有用心，不像是仓皇随意剽窃的。

匣子一共有着金器193件，有的金器已经被截成两段，像是被使用过。

193件金器重量达到了34810克，进行纯度计算，**纯金的重量也有33025.6克。**

66斤左右的金器被掩埋在平鲁公社西南的屯军沟大队附近，按照当时的市价已经高达上千万，那这些金器是为什么散落至此呢？

公社社员黑云说道，当时正是四月份，春回大地，燕子衔泥，正是播种的季节。山坡上的杂草也生长得十分茂盛，所以公社就组织社员们一起到山坡上割草和开垦荒地。

山西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当时打春草作为公社的主要集体劳动项目，也是村民赚取收入的途径之一。

在他们距离屯军沟村大约一公里的一处土沟破悬崖边上，为了多挣一份辛苦钱的黑云，爬上了近四米高的悬崖。**正在劳作的黑云突然发现地里有一个腐败的木匣子。**

打开木匣之后，黑云便发现匣子里有许多金属制品。于是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把自

已认不出来的金属制品裹着衣服，一趟趟带了下去。

这些金属制品泛着淡淡的黄光，社员们当时就有人猜测这是金子。于是见者有份，193件金器便被在场的众人瓜分完毕。

乘坐驴车回去的社员还给了驴主人一件。到了发现木匣的第二天，黑云便拿着盒子，找来公社有点学识的人去瞧。没想到公社的人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就叫来了银行人员前来鉴定。

在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有一位专门负责鉴定贵金属工作的先生——郝俊山，公社的生产队长于是找到了郝俊山先生。

据他鉴定，这批金属确实是黄金，但大部分都是矿金，由金矿石冶炼而成。

而且郝俊山先生还发现，这193件金器品质参差不齐，大部分的成色都比较低，都是由金矿石冶炼，除去杂质，立即浇筑而成。所以在黄金的做工上看，并不是很细致。

经过银行专业人员鉴定之后，确定了黑云等一众社员发现的金属就是金器，面对着数量巨大的金器，郝俊山先生又叫来了山西市文物局的考古专家进行了细致勘查。

文物局考古人员发现，这193件金器，其中包括了金锭77件，金饰15件，金链子3条，金饼4件，剩下的都是一些金箔等。

金锭的规格也比较混乱，不像是同一批开采生产，像是从各处搜刮囤积的。

在专家发现这些金器属于国家文物之后，向当时由黑云率领的一众社员，明确了私藏国家文物不被法律允许，被查出来会面临着法律的严惩。

在生产大队和文物局不断的思想工作下，木匣内全部的193件金器被上交到国家，文物局考古人员也开始对屯军沟发现大量金器的事件进行详细的调研。

他们来到了最初发现木匣的地方，发现此处小悬崖距离沟底**约有四米深**。

在当时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这样的悬崖沟壑比比皆是，洪水侵蚀了原本就不牢固的黄土，在地势低洼处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沟谷。

山西境内的黄土高原，人们居住的地区原本是太行山

以西，地势较高

的平原地区。但五

六十年代人们随意砍伐，开垦荒地，

才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这才让原本深埋地下的宝贝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屯军沟夏季高温多雨，木匣在雨水冲刷下，当年厚厚的黄土到了1979年，只剩下不到4米，站在悬崖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类似于梯形的黄土堆积层**。

专家经过洛阳铲探测，此处堆积成

很像一处房屋的地基，这

里原本是一处房屋建筑的遗址。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把193件金器掩埋在此。

发现木匣的土坑在整个建筑的西南边角，经过对土样的分析，专家确定了这里以前有人居住。

那么究竟是谁，带着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居住在当时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中呢？

文物局的考古专家根据得到的相关线索，又对这片区域进行了深入的勘察。在向下挖掘的过程中，不同土层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还有一些古人日常的生活用品碎片。

在出土的各类碎片之中，瓦片里含有细绳纹瓦，这类瓦片比较常见，历代均有这种材料作为房屋建筑。

而且专家还发现了**北魏时期黄绿色瓷釉残片**，这就让居住在此的主人有了一个大概时间。

接下来又发现了肩部饰有波纹的罐子、敞口盆以及粗大厚实的素面釜。

还出土了一些铁制品，刀片、铁锤之类的，汉代以后才开始使用铁作为主要铸造金属工具材料，之前一直以青铜为主。

文物局专

家又对陶器残片进

行了细致入微的检验，确定了这间屋子是属于汉至唐时期的文化遗物。

在对金锭的勘察当中，发现这批金锭虽然规格、成色、重量都参差不齐，但有的金锭上刻有铭文，而且有的铭文在浇筑成型之后，居然又被人用外力划去了。

金锭之中明显可以读书的字迹有“乾元元年”、“柱国魏国公张通儒进”、“员外同正”等字样，其余的字样都残缺不全，难以辨认，修改的痕迹十分明显。

从铭文可以得知，这批金器是唐朝中期的文物。唐朝中期，盛世大唐由盛转衰。

唐朝开国便推行节度使制度，依靠各地节度使来管理全国，拥有地方军权。唐朝初期，君王还能稍加节制，但是到了中期之后，地方便拥兵自重，造成了社会动荡。

唐朝天宝之后，李隆基

又加强了节度使

的民权、财权，相当于控制了自

己所节制的区域。安禄山、史思明

便是在这个时期，想要谋夺皇位，于是便有了唐中期的安史之乱。

乾元元年，是唐肃宗的第二个年号，为公元758年，正是安史之乱时期。。

“柱国魏国公张通儒进”，这个铭文中提到的名字“张通儒”，他是拥护安禄山的重要人物。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年号为“圣武”，自称雄武皇帝，一路追随他的张通儒也官拜右相。

《资治通鉴》、《唐书》中也记载了张通儒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便入朝为官。天宝十年时，安禄山被唐玄宗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安

禄山深受李隆基的宠信。

拥护安禄山的张通

儒没有随着他前往河东，一直留在京城，任职大理寺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起

兵反唐，深得皇帝信任的安禄山很快就掌控了河北、山西一带。

唐玄宗接

到太原密报，禀告

安禄山谋反，李隆基还满眼不可置信的表情，认为是有人中

伤诬陷，并未调兵遣将，抵抗叛军，直到十一月十五，唐玄宗才相信这一事实。

所以这也

导致了李隆基的军

队节节败退，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

二日攻入洛阳，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玄宗李隆基在洛阳失守后，退居潼关。山西平鲁屯军沟

便是当时李隆基与安禄山、史思明在长达快8年的战乱之中，争夺的战略要地。

屯军沟处在两方势力交界处，平鲁县

更是连接关中

和河北的战略要地，属于河东朔州管辖，安禄山早年便是河东节度使。于是双方在平鲁的战役数不胜数。

《资治通鉴》也对安史之乱关于朔州

地区的战争有所记载，当时在唐朝名将郭子仪

率领大军与安禄山的叛军斗争中，张通儒一直是作为安禄山、史思明的心腹。

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张通儒，更是为安禄山拿下河北、山西部分地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叛军政权屡建奇功。

乾元二年，安禄山之子指使宦官李猪儿谋害安禄山，安庆绪

得以继位。史思明自然不满足于辅佐安庆绪，于是手掌军政大权的史思明又篡位夺权。

虽然经过几次的夺权纷争，张通儒却一直都在叛军政府担任中心要职。史思明称王，其子朝清镇守幽州，张通儒仍是太子近身侍奉的肱骨大臣，辅佐军权财权。

但史思明政权又发生内乱，其子史朝义在公元761年篡位夺权，率军杀到幽州范阳，灭了当时的太子史朝清和其生母辛氏，辅佐太子的张通儒也死在史朝义的乱军之中。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通儒是安禄山、史思明政权的拥护者，而且为其叛军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安禄山、史思明相继为王后，张通儒被封“柱国魏国公”。

国公是沿用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武将的最高封赏，地位不亚于皇亲贵胄。魏国公是因张通儒受安禄山封赏，才得到的封号。

所以对于正统唐史，张通儒的行为不异于卖国求荣，所以在《唐史》之中并没有提到过有关“魏国公”的相关名号。

而这些刻有“柱国魏国公”的金锭，也就确定了这个木匣是属于当时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政权。

而这批金锭，自然也就是张通儒向安禄山、史思明进献的。但后来随着安禄山史思明政权的轮回罔替，激烈的内部动荡，各种夺权斗争，加剧了叛军政权的瓦解。

唐代宗即位后，又与回纥叶护军队结盟，唐军从正面迎敌，骑兵和回纥军从侧面突击，叛军大败。宝应二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在树林里自缢身亡。

长达7年2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了，叛军政权相关的金银财帛，自然也就成了朝廷重点打击、搜刮的对象，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金锭上的铭文会被人为刮去。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这些叛乱政府的财物，要么被唐朝官府充公运回京城，要么被当时的回纥人趁火打劫，掠夺而去。

金锭上的“柱国魏国公张通儒进”等铭文被抹去，表明这批金锭已经更换了主人，不能再留有原来叛军政府的字样，否则便会以谋反罪论处。

之所以埋藏于屯军沟，第一种可能便是当时最后拥有这批金器的主人到了朔州平鲁，为了在战乱之中保留钱财，于是便埋在了一处隐蔽地势。

但其主人不幸在战乱中身亡，这批窖藏金器便也无人知晓。

相比于第一种情况，第二种的可能性较大。

当时安禄山突然叛乱，唐玄宗李隆基开始没有相信，之后便节节败退，始终不敌叛军的李隆基最后向回纥求助，与回纥结盟，表明只要击退叛军，便会给回纥大量的金银财帛、美女奴仆。

兵力单薄的唐王朝只好与回纥签订盟约，回纥兵败安禄山，打到长安、洛阳时，掠夺了无数奇珍异宝，这一批金器也在其中。

后来回纥政权发生内乱，唐朝趁机招降，部分回纥人便举家搬迁至当今的屯军沟，携带的金器也埋藏在屯军沟一公里外的地底之下。

总之，无论是哪种情况，文物，是人类历史遗存中的瑰宝。加强文物保护，对于研究历史，发掘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保护文物不仅仅是把文物保护起来，更重要的是体现文物的价值，使之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文物“曾经辉煌，再现璀璨”。

-完-

编辑 | 书书

参考资料

《山西平鲁出土一批唐代金铤》，选自《文物》1981年0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陶正刚